

索菲对我说,你先去远处转转,不要回头看我。我就背对她往巴黎宠物公墓深处走去。公墓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河畔,不闻市声,只有鸟鸣。徘徊在排列大体整齐的墓位间,观看着墓碑上那些宠物的照片或雕像,还有扫墓者留下的鲜花与祭物,心中不免与此前参观过的埋人的拉雪兹、蒙马特、蒙巴那斯等墓地景象相比,觉得除了墓体较小外,整个儿的氛围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亲情洋溢,生者与死者在这里可以对话,继续心灵间的沟通。

那天是典型的巴黎天气,时而云开光泄,时而细雨霏霏。那时墓园里除了我和索菲,只有一对老夫妇,我依稀看见他们在那边一个墓边弯腰摆放盆花,本想用望远镜拍张情景照,想到老友索菲为她的狗扫墓都不愿我干扰,怎能去惊动那对陌生的夫妇呢?我把镜头对准了身边的一座猫、狗合葬墓,猫名琵琶逝于1992年,活了12年,狗名尼可拉逝于1997年,享年15,可知主人事先就买下了足能葬下它们的穴位,顶部呈波浪形的黑色大理石碑体上,两位的玉照都是被女主人拥在怀中拍下的。

流连间,索菲走了过来,眼角的泪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刘心武

痕尚未拭净。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或座石上的题词。“十二年里/我们共同度过/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刻在我心上的记忆/岁月也不能剥蚀”,这是为一只名为茜贝的猫。“你/我们的狗/比人更有人情味/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弃/而你始终如一/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我们心灵深处/你排名第一”,后面有一家人的签名。“一颗真诚的心/用毛包裹/六公斤是纯粹的爱/你给予我们的欢乐/无法用言辞表达”,6公斤的猫咪爱米丽,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溢语,天堂有知,该怎样幸福地微笑?索菲告诉我,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是1899年由马尔格列特·杜朗伯爵夫人捐建的。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就葬在了公墓一进门的地方。进门那座很高的大狗雕像下,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

公葬的,那里是个滑雪胜地,那一年发生雪崩,这条名为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出了40个遇难者,却在去救第41个时,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我们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一个猴墓,其余几乎全是猫、狗的墓葬。

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重氛围的营造,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有更多的题词、题诗。但是,人对人,有时就不能免除虚伪, 绮丽动人的诗句,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这宠物墓地里的题词、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伪的成分。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墓位基本上已满,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过了法定等待续款期以后,才能启用那墓位,而且费用不菲。若不是心中真有挚爱,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写虚伪的词句呢?

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要听她翻译,说着就把我带到那两个墓前。一首短的:“我的欢愉是我的悲愁/都能从你眼里看到/这是双重思想的光芒/?你逝去了/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里”;一首长的:“这里安葬着狄克/我生命中惟一的朋友/内疾刺痛我的心/我曾那样粗暴地将它训斥/想起那时它脆弱的样子/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现在我多么孤独/想对它说我再也不会粗暴/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狄克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它/正是因为相信它懂得这爱/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疼痛”。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可谁能说这不是诗?

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我们生活中的挚爱”、“永生难忘”之类的简短题词,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前,素净的花岗石墓体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我望了索菲一眼,她眼角又有泪光。我知道,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她家的,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逝,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幽深的心曲,她那眼角的泪光,不就是为咪噜吟出的诗句吗?

传说中,圣人孔子的女婿公冶长懂得鸟语。这会是一种多么非凡的大本领。圣人择婿的标准不会含糊,仅凭懂鸟语这一条来看,公冶长就是一个异常特别的人。关于动物是否有语言有思维,一直是人类极想知道的一个秘密。我们称动物为“它们”,对其既无比友善又无比残酷。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是纠缠不清,一言难尽。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它们当中选出了一些代表,如猫和狗等,来与我们做更亲密的接触,来陪伴我们,使我们孤单的心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生活中的不安也得到了一点缓解。猫与狗的柔顺和勇敢,还有聪慧和忠诚之类,常常让人叹为观止。“它们”是多么浩大繁杂的一个群体,仅仅派出了猫与狗这两个使者、两个灵物,就使人类有了无穷无尽的话题,有了无穷无尽的依恋,还有无穷无尽的故事。它们以完全不同或似曾相识的风度和姿态,赢得了人类的好奇心和同情心,还有发自内心的爱意。可是人类对于动物的暴虐,也往往集中在这两个生灵身上。有人说到了狗,并从自身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多么朴素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一种最真实的人与动物相处的历史。事情真的是这样,生活中有人对动物千疼百爱,视如家人,有的却正好相反。刚刚说到的狗,它们对主人的忠诚始终如一,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人在特别的境况下却会轻易地伤害它们。它们被伤害甚至是被残害的历史,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有人说得更好,他们认为狗身上充盈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的激情,这种激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真是一个谜啊!人只需要注视着它那双无辜和纯洁的眼睛,就足以引起长久的反思,引起内心里的羞愧。比起它的无私和热情,它的纯粹和激情,老于世故的人倒也显得可悲。

说到动物,齐国东部的人格外爱马。祖居于这个地方的人与骏马的关系太密切了,可以说是与之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更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的祖先曾经骑着骏马,穿越了陆沉前的老铁山海峡,在登州海角与东北这片辽阔的地域间跋涉,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生活。当他们在胶东半岛上定居下来之后,首先就是培育起天下最漂亮的马群,它们在原野上奔驰的时候,就像大地上流淌的油脂。在他们那儿,如果有哪个人敢于伤害和虐待他的马,就会成为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在半岛东部,传统的体面男人必有骏马、宝剑、雄鹰和狗。他们觉得有它们一路追随和相伴,也就温暖和安心了许多。女人则有自己的爱猫。直到今天,上年纪的老婆婆端坐街头,十有八九要怀抱一只美猫。

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生存伦理来看,能够与动物产生深刻情感的人,才算得上是健全和自然的人。麻木而残酷地对待周围的其他生命,比如找一切借口杀伐动物和树木的人,其实是一群暴躁的变态者,是被群居生活弄得极不正常的一类,与这样的人相处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事情。只有人群而没有其他生命的闹市,那不过是一种孤独的群居。现在看,人类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加走入了这种孤独。

猫和狗挽救人类生命的故事层出不穷,记载中马也多次在战场上搭救过主人。真实的情况是,它们只要与人相处就会产生感情,就会做出各种回报,这方面人们是不会怀疑的。但真正深入和更加厚重的回报,并不是那些具体的事例,不是书上记录和媒体报道中那些动物助人的奇闻,而是其他。动物对人的最大回报,

其实就是日常的陪伴与共同的生存。由它们与我们一块儿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看上去许多时候好像彼此并不搭界,仅凭懂鸟语这一条来看,公冶长就是一个异常特别的人。关于动物是否有语言有思维,一直是人类极想知道的一个秘密。我们称动物为“它们”,对其既无比友善又无比残酷。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是纠缠不清,一言难尽。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它们当中选出了一些代表,如猫和狗等,来与我们做更亲密的接触,来陪伴我们,使我们孤单的心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生活中的不安也得到了一点缓解。猫与狗的柔顺和勇敢,还有聪慧和忠诚之类,常常让人叹为观止。“它们”是多么浩大繁杂的一个群体,仅仅派出了猫与狗这两个使者、两个灵物,就使人类有了无穷无尽的话题,有了无穷无尽的依恋,还有无穷无尽的故事。它们以完全不同或似曾相识的风度和姿态,赢得了人类的好奇心和同情心,还有发自内心的爱意。可是人类对于动物的暴虐,也往往集中在这两个生灵身上。有人说到了狗,并从自身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人类情感麻木的时候才会冰冷无情。他们一旦变成了这样,就会毫无怜悯地杀伐动物。这种杀戮不仅规模大,而且历时长,使用的技术手段十分残酷。有人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折磨动物,从这种折磨中获取邪恶的快感,并从它们身上获取利益,两手沾满了罪恶。物质欲望覆盖和遮蔽了人性,人就成了最残酷的动物。比如人竟然在活熊身上常年插了导管,以源源不断地取得胆汁;为了得到鲜嫩的肉品,竟丧尽天良地直接从活驴身上选择部位割取;那些现代化养鸡场,则让每只鸡一生固定在不能移动的极小空间,将其当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零部件。凡此种种种不胜数,也不忍列举。只是没有人问一句,人类这样干下去,不害怕什么在暗中诅咒我们吗?

一时难以回答。人们只看到了降临在自身的可怕的灾难,比如恶性疾病和瘟疫的肆虐,还有一瞬间令几十万人丧生的天灾。在这种生命无力抵抗的脆弱面前,人类除了必要的坚强,还需要更多的对于其他生命的怜悯,需要唤回自己麻木的情感。人类或许会于某个可怕的黑夜,隐隐听到动物们发出的诅咒之声。这诅咒真的是施向人类的。

人类无论愿意与否,事实上都在接受这种诅咒。如此之多的诅咒散布在天地之间,我们人类又怎么会受得了呢?要知道这既不是迷信,也不是超验意义上的假设,而是一个逻辑,是现实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它将越来越显赫地摆在我们面前。有人于十多年前提出了一个假设,就是人类如果有一天完全摆脱了食用动物,能否走入全新的完美呢?这个阶段将是空前的文明在发生,无测的灾难也会相应地降到最小。总之,一切都是一个重新开始。这种设想不仅与佛教教义完全吻合,还包含了世俗生活的直接觉悟在里面。

事实上,人在冷漠无情地对待动物的同时,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同样惨烈的。这种惨烈由于没有直接感到剧痛,所以也就被忽略了。但它的结果一定会以其他方式复制和散布开来,比如战争和种族迫害,人与人之间骇人听闻的酷刑,这一切都类似于残害动物的一场场复制。原来人性的丧失,就是在这种残害动物的尝试中逐渐完成的。人对动物施暴的过程,也是双手沾上鲜血、耳廓听到嘶喊的过程,这种颜色,这种声音一旦渗入心底就会驻留不去,罪孽感一方面折磨了我们,另一方面又令奇怪地诱惑我们。

我们像孔子的女婿公冶长那样,具备与鸟对话的能力,大概是一种奢望。但是亲近动物,与之发生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却一定是存在的,并不十分困难的。这些事情看似简单,却真的是我们生存中最大的一项幸福工程。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 娟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很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一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一个人挟着浓重的寒气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你们要不要养羊?”

“黄羊?”我们吃了一惊。

“对,活的黄羊。”

我妈就立刻开始和建华她们讨论羊应该圈在什么地方。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了。

然后她转身问那个老实人:“最低多少钱卖?”

“10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也立刻支持。

见我们一家人都高兴成这样,那个老实人也满意极了,甚至有些骄傲的样子。

给了钱后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跟着他出去牵羊,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子,怀里鼓鼓的,外套里裹着个东西。

“啊,是小黄羊呀。”

小孩把外套慢慢解开。

“啊,是白黄羊呀?”

……

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冬天的雪夜,我们棚里糊涂用10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挺喜欢这只兔子的,不愧是10块钱买的,比别人家那些三四块钱的可是大得多了,跟个羊羔似的。

而且,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而且听说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还会渐渐变成灰土黄色的,这样,在戈壁滩上跑着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我们找了一个铁笼子,把它扣在煤棚的角落里,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永远都在慢慢地啃那个给冻得硬了的胡萝卜头。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卖的爆米花偷去拿给它吃,还悄悄地对它说:“兔子外面,你一个人好可怜啊……”他在外面听见了,鼻子一酸,突

然也觉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又觉得外婆也好可怜……天气总是那么冷,她只好整天穿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紧紧偎在火炉边,哪也不敢去。自从兔子来了以后,她才在商店和煤棚之间走走动动。

我们一点儿也不亏待它,我们吃什么它也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懒懒的,眼珠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要是这时有人说出“你们家兔子炒了够吃几顿几顿”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恨死他。

我们都太喜欢这兔子了,妈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铁丝缝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条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

一天一天过去,冬天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灰身上,果真一天天,一根根地扎出了灰黄色的毛来——它比我们更先、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失望又奇怪又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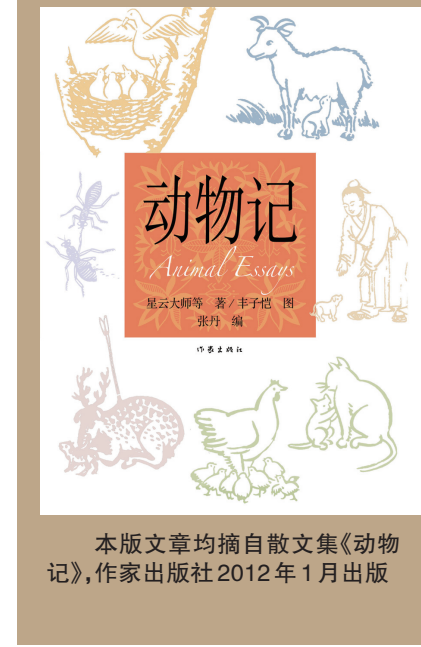
我们出去在院子周围细细地寻找,一直找到很远的地方,好长时间过去了,每天出门时,仍不忘在雪堆里四处瞧瞧。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菜,希望它看到后能够回家。

那个空空的铁笼子也一直空置在原地……

后来,它居然又重新在笼子里冒出来了……

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们都把老棉衣换下来了,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我们还把煤棚好好地拾掇了一下,把塌下去的煤堆重新好好了码。

就在这时,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兔子。我们过来过去好几天,才慢慢注意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它一动不动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地看,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它浑身原本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蹭得稀稀拉拉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的。我伸手进去摸了一下——一把骨头,只差没散开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气,看上去这身体也丝毫没有因呼吸而起伏的感觉。我飞奔去商店找妈妈,妈妈也急急跑来看——



本版文章均摘自散文集《动物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

我远远地看着她小心地把兔子弄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早上剩下的稀饭吃下去。

好在后来,这兔子还是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5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在院子里高高兴兴地跑来跑去,追着我外婆要吃的。

现在再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兔子的铁笼子只有五面,一面是空的,而且又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在那里打洞——煤棚又暗,乱七八糟地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这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

那个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又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都探不到!后来,他们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大概地估计出这个小隧道可能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

我真的想象不到——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过完一天,开始进

入梦乡……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下一点点忍着饥饿和寒冷,坚持重整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黑夜。我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它感受着春天一点一滴地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候它也会回到笼子里,回来看看这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的话,就举着栅栏,啃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嚼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黑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注意到。

都说兔子胆小,可我们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生命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奄奄一息,它始终那么平静淡然。它发抖,挣扎,不是因为害怕,而仅仅是因为它不能明白一些事情而已。

我们也生活得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外婆的鞋子像小风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更轻易地抛弃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

熊场见闻

□胡展奋

索的,再“力拔山兮”的大家伙,只消被黑无常似的铁钩一钩,就目瞪口呆,颓然若死。

每只熊根据体形大小,每天分别抽取150毫升到200毫升左右,抽完胆汁的小熊都很懂事地捂着肝区蜷缩在笼内哆哆嗦,漂亮的眼睛,有的还挂着泪……

事出猝然:五号熊为抗暴而拉出了自己的肝肠……众熊哀号,“狱暴”在即。

熊胆自古被列为中药是大名药之一。《本草纲目》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时气热盛,暑月久痢,疳积虫痛。又为退热清心、平肝明目之良药。问题是,上述疾病并非只有熊胆入药才能治,可以替代的药物相当多,况且熊是国家濒危保护动物,现有数量已经稀少,很多年来,憨态可掬的熊在商人眼里只是一堆商品的原材料。饲养员说,平心而论,这傻东西生活在山林里从不惹人,长白山山民几乎都有过遭遇熊的经历。

它有很长的冬眠期,视线较差而嗅觉听觉灵敏,对人的危害远远低于虎狼,一般你不惹它,它和你各行其道。

它又是一个著名的杂食者,野果嫩枝,蛙蛇鼠鱼,荤素咸宜,很少与人类争抢食物资源。

但是匹熊无咎,怀担其罪。只要想想一头熊每天早晨都要像奶牛一样被榨去体内大量的汁液,就可知道它的寿命是决计不长,熊场主说,最长的也就在他手里活到过五年,他对我们关注熊的

痛苦表示极大的惊讶和藐视。在他解释一个男子汉根本不必去理会一个畜生的感受时,熊舍内突然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这是上午10点30分左右,我们跟着场主冲进熊舍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五号笼内的棕熊(也叫做马熊)扒开了创口,把一副肝肠拉了出来高举着狂吼,血流遍地。

马上有电铃钟示警。马上有应急人员冲进熊舍,挥舞着利斧和大铁钩。

完了。场主说,这玩意儿这几天已不安分,早该给它穿上“铁马甲”的。

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抢救”熊掌!他踩着脚,口气十分腥臊难闻。熊掌是必须活取的。我们发觉熊掌是有机关的,启动“凡尔”后,一侧墙壁立刻压向熊体,制得它丝毫不能动弹,有人迅速递上砧板,然后只听“噗”的一声,利斧闪过光处,五号熊的右掌当即肉粽一样被血淋淋地砍下。

濒死的熊虽然力大无穷,但此刻只能一声连一声发出硬舌刮动搪瓷面盆似的尖啸。

然后砍下左掌和后掌,血流满熊舍,我们从来不知道,一只熊竟有这么多的血而且这么黏稠。

大熊喘着粗气,眼神渐渐散乱,完全成了一个血球。

大概是屋内杀气太盛,笼内的十余头大熊忽然一起发出摄人心魄的哀鸣。

那种来自山林的充满原始兽性的无比压抑无比愤怒的警告足够令人发指,令人脚软,粗陋的熊舍被震得哗哗直响……

但场主不愧是屠夫出身,在大熊们作势暴动,众人争相逃命的危急关头,他喝住众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指挥壮汉给最凶暴、最有可能自残的几头大熊穿上“铁马甲”。

我们现在看清楚了“铁马甲”。

铠甲的式样,极笨极重,即令“极其长大的”吕布也无力承受得了,场主故技重演,启动“凡尔”,制服大熊,注射麻醉,然后砸哪一声用“铁马甲”把大熊整个身体“铐”了起来,它使你不能不联想到中世纪欧洲的“贞节裤”,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后者的“窗口”开在泄殖腔,前者的“窗口”刚好开在肝区。披挂以后的大熊仍然每天可以抽掉胆汁,可以做果冻状颤抖,却无以自残,运用之妙,足可以使古之酷吏惭愧的。

说来也真不可思议,一看到“铁马甲”,原拟起义的大熊突然都安静了。

“铁马甲”的厉害,可见一斑。场主得意地说,熊最喜痒痒,也最怕挠不着痒处,该刑具一上身,闷热之下,必定疯狂狂生,到时候即令是“熊王”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向他乞乞乞命。

场主长着脸鄙视而浪喷,自称姓来。该不是著名酷吏来俊臣的后裔吧。

临走时只听见他呵斥手下说,快剥!熊皮要趁热剥,活剥更好。

离开仙人桥时仍然没人说得清楚仙人桥的来历。说法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法是很久很久以前长白山人熊相搏太过,轩辕皇帝(有熊氏)知道后认为是人熊语言不通所致,于是在此造了一座大石桥,称但凡人熊一过此桥便心意相通,可以互不侵犯。

问题是人们普遍相信此桥乃宝物所造,于是拖家挈口、呼朋招友地去拆桥。

于是人熊之间不再有沟通的可能,而责任仍然在人。

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现在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祖先的图腾鹰就是是一只大熊;不信的话,你至今还能挖出文桥的石碑来……